

銅熨斗齋隨筆
一



Z121

1
0356

銅熨斗齋隨筆

一

沈
濤
撰

中
華
書
局

Z121

1
0357

60602

銅熨斗齋隨筆

二

沈
濤
撰

中
華
書
局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清 嘉興沈 濤撰

合象象於經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耶濤案此段文義本甚明了後人解者多誤蓋古人經注各自爲書康成欲學者尋省易了以注合經故曹髦以爲象象與注皆釋經之書象象不連而注連所以疑康成爲不謙若康成合象象於經則是不爲孔子謙矣且髦當云康成連之不當云注連之也然則今之象象連經自是輔嗣之過不當歸咎康成然其誤解之由亦自有故淳于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當本作鄭玄合注於經後人見今本周易象象連經遂妄改之如此以啓後學之惑而孰知與帝問之言不相應乎又案宋王洙談錄云公言祕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亦康成不合象象之一證

天行健

集解曰所以乾卦獨變名爲健者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於詳矣濤案此說非也古乾健同字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亦同字說卦傳曰坤順也順字从古文坤不从川

說見後

天行健猶言

天行乾耳。非變乾爲健也。吳仁傑易圖說云。字書乾一作隄。豈本作隄。而傳寫之誤。遂以爲健耶。蓋亦不知古同聲之字。義得相通。而強爲之說。

《

釋文。坤本又作《。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濤案。毛說是也。家語執轡篇。此乾《之美也。王肅注曰。《。古坤字。漢孔鮒堯廟衡方等碑。坤字或作𡗗。或作𡗘。或作𡗙。皆《字之隸變。可見《。古於坤。或疑說文土部。坤字無重文。王尙書引之。遂謂坤之作《。乃借川爲坤。不知許書古文。未嘗盡載。如言部。𡗗。古文以爲頗字。而頁部。無重文。𡗘。古文以爲賢字。而貝部。無重文。𡗙。古文以爲醜字。而鬼部。無重文。若斯之類。不一而足。不得以許書重文所無。而遂疑其非古文也。若川之與坤。聲不相近。無容相假。若必謂川坤同字。則川部注。亦必云。古文以爲坤字矣。

說文。言部。訓从言川聲。汪生獻珩曰。於文當爲《聲。《。坤字。古文坤。音與訓近。故訓以坤爲聲。非川字也。今本坤篆下。無古文《。係後人槩落。余謂汪說是也。說文。順。馴。馴。巡。等字。皆常从《聲。不獨訓字爲然也。自土部。尊。重。文《字。淺人遂槩改爲川聲。而許書。遂無从古文坤之字矣。汪生吳縣人。爲陳徵君。吳入室弟子。又嘗受業於余。精通小學。未竟其業。而遽天天年。惜哉。

丈人

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集解。引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李鼎祚曰。案此彖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

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以上皆李說 濤案：周禮疏引鄭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釋文引鄭注云：能以法度長於人，是康成本亦作丈人。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爲善之長。集解引 是丈人卽長人，亦王者之稱，故鄭以天子諸侯釋之。李氏謂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非。又集解引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是陸本亦作丈人。晁說之曰：案揚雄作丈人，漢上易叢說引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丈人之名，由來舊矣。

冲謙

謙象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潛夫論過利篇引作：天道虧盈以冲謙。是漢易作冲，不作益。案古冲字作盅，傳寫誤爲益耳。集解引虞注曰：貴處賤位，故益謙。貴處賤位，何以謂之益？似仲翔亦作盅謙。後人據輔嗣本改也。

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語皆反對，則虧與益亦宜反對。然地道變盈而流謙，變與流又豈反對耶？

賁

賁卦釋文曰。彼僞反。徐甫寄反。李軌府發反。傅氏云。賁古班字。王肅符文反。濤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得賁。高注曰。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今詩作奔奔。則古音讀如虎賁之賁。諸家音釋皆非也。

滕口說也

咸上六象。滕口說也。釋文云。九家作乘。虞作滕。鄭云。送也。濤案。戴埴鼠璞。引釋文云。滕。鄭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訓爲送。容齋三筆同。則是戴氏洪氏所見釋文。本作鄭。虞作滕。云送也。今本誤將鄭字。轉寫於滕字之下。幾疑鄭不改字。而虞不訓送矣。

又案。古周易音訓。引晁氏曰。鄭作滕。送也。虞作騰。送也。是嵩山所據本。虞作騰。不作滕。然騰無送義。自當以戴洪所據爲正。李鼎祚集解。亦引虞翻曰。滕。送也。

飛遁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舊注曰。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姚寬西谿叢語曰。肥字古作𦵏。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濤案。釋文正義。引子夏傳云。肥。饒裕也。集解引虞翻云。乾盈爲肥。皆爲肥瘠之肥。初非飛字之誤。蓋飛肥聲相近。傳易家師說各不同。九師自作飛。而他家作肥。不得混而爲一。曹子建七啓。飛遯保名。

注亦引九師道訓。

惠徵君棟曰。王輔嗣注。此爻云。矰繳不能及。似王本亦作飛也。

姤當作后

姤卦釋文曰。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濤案。說文無姤字。後漢書魯恭傳云。案五月姤卦用事。注曰。本多作后。古字通。遘本訓遇。象及序卦皆同。自當以遘爲正字。易經師家或通假作后。六朝人又別造姤字。觀章懷

云。本多作后。則作姤者。乃別字也。釋文當亦作后。後人妄改爲姤。唐石經從鄭本作遘。亭林顧氏轉以爲誤。謬矣。廣韻后姤二字。皆在五十候。后音胡遘切。姤音古候切。皆與古豆之音不同。是後人強生分別也。

困而不失其所

後漢書郎顗傳。引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惟君子乎。較今本少一亨字。濤案。集解引荀爽曰。謂二雖弇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是荀氏本有亨字。顗所據當是京房本。困而不失其所。卽亨通之義。似不必再加亨字。

鼎九二虞注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集解引虞注曰。坤爲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爲仇。濤案。四婦。朱子發漢上易傳。引作四家。竝申之曰。言四以初爲家也。則今本作婦。乃傳寫之誤。宋時虞注已不傳。子發亦據集解。

所引也。又朱子發解損上九得臣无家曰。易外以內爲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其說正與虞注相表裏。

問其無人

論衡藝增篇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問其無人。非無人也。無賢人也。此解問其無人。與虞翻干寶不同。解引。當是漢易學家承師說。而仲任引之。

呂覽說苑解易

呂氏春秋召類篇。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劉向說苑奉使篇用之。又說苑至公篇。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此與虞荀諸家所解不同。乃秦漢間經師古義訓渙爲賢。尤可補經籍諸詁訓之遺。

古虞夏書不分

尚書大傳。舜典諸篇。皆標題虞夏傳。尚書正義曰。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左氏僖公二十七年傳。趙衰引夏書曰。賦納以言云云。杜注。尚書。虞夏書也。是征南所見尚書本。虞夏書尙不分。分者。自東晉僞古文始。

嵎夷

堯典宅嵎夷。史記作居郁夷。釋文云。攷靈耀及史記作禹鏡。是陸氏所見史記本。與小司馬張守節不同。

集解云。尙書作蝸夷。裴氏所見本。或作蝸。或作郁夷。皆未可知。

史遷親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

見漢書儒林傳。

緯書亦皆用古文。是古文之作

禹鑊。不作蝸夷。可知。說文土部。蝸字解云。蝸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禹聲。尙書曰。宅蝸夷。蝸夷常爲蝸鑊。後人據僞古文書。改鑊爲夷。而不改蝸爲蝸者。以所僞書在蝸字注也。壁中經乃蝌斗文字。與今所傳之鐘鼎文相似。故安國必以今文字讀之。方始可通。如鑊爲鑊之古文。而此處實爲夷之假借。禹增金旁爲鑊。猶朋增土旁爲棚。棚淫于家。不得以喪葬下土。本義解之也。若郁夷則既非古文。又非今文。恐馬張二家所據本有誤。又說文山部。暢字注云。蝸夷。暢谷也。蓋用今文說。許君用古文者。必僞書曰以別之。其不僞者。皆今文。說猶僞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僞者。三家說也。說詳說文僞經考。可見古文作蝸。今

文作蝸。而其作鑊則同。其作禹者。省文字耳。鄭康成傳古文學。亦必作禹鑊。不作蝸夷。而尙書正義乃以夏侯等書。宅蝸夷爲宅蝸鑊。謂與鄭注經字多異。非六朝人據僞古文以改鄭書。卽鄭讀禹鑊爲蝸夷。不足。以證古文之是夷非鑊也。

禮記月令注。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蝸夷也。今尙書謂今文尙書。是今文作蝸之證。夷當作鑊。郁蝸一聲之轉。史記正義曰。郁音蝸。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見漢書地理志注。郁與倭聲亦相近也。今倭國在海

東。或卽古之郁夷乎。

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既執中而徧天下集解引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既之作既猶夷之作鍤朋之作棚是史遷書古字之僅存者此外爲小馬司張守節輩竄改者不少矣而況於尙書乎

陽谷

史記五帝紀曰陽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竝依尙書字然則陽谷者小司馬所改也曰竝蓋不止一字史遷

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尙書必作湯谷山海經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楚辭天問云出

自湯谷至于蒙汜淮南天文訓云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湯今本作陽乃淺人據尙書改史記索隱所引作湯可證洪興祖楚辭補注亦引作陽是宋時

已誤此唐本之所以可貴也古書皆以湯谷爲日出之地說文日部陽日出也从日易聲商書曰陽谷許君常本引洪範

曰陽之文谷字淺人妄增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陽谷則又改商爲虞皆庸妄人所爲并非二徐之誤至于陽谷今古文皆無此語也說文土部堦夷在冀州陽谷冀州疑青州之誤亦作陽谷不作陽谷許君但稱書堦夷而不并稱陽谷則古文之不作陽可知張守節史記本作陽谷云陽或作陽堦命義仲理東方青州隅夷之地日所出處名曰陽明之谷是唐時史記本或改爲陽或改爲陽皆爲僞古文所誤而原書則作湯小司馬言之甚明說文山部暢字解云一曰暢鍤暢谷也蓋今文作暢許君用今文者皆不明僞書曰古文作湯作

陽者僞古文也

教胄子

舜典教胄子。僞孔傳曰。胄。長子。

今本作也。後人所改。今據史記正義引。

說文去部。引作教育子。周禮大司樂注。亦引作教胄子。是

古文必作育。不作胄。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似古文亦有作胄者。然胄無長訓。爾雅釋詁。詩。谷風傳。禮記中庸注。左氏哀十一年傳注。皆云育。長也。馬旣訓長。蓋亦作育。不作胄。惟釋文引王肅云。胄子。國子也。實爲僞孔所本。是改育爲胄。始於王子雍。史記五帝紀。作教釋子。是以訓詁字代經文。詩。谷風箋。育。稚也。史公親從安國問故。可見古文作育。不作胄。集解云。鄭卒曰。國子也。案尙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穉。胄聲相近。裴氏以尙書作胄子語。綴于引鄭注之下。明鄭本尙書不作胄。康成蓋以國子訓子。而王子雍妄改爲胄子。與鄭解似同實異。至王制注。仍引作胄子。乃後人據僞古文尙書改。猶周禮釋文云。育。晉胄。本亦作胄。皆六朝人妄改。育亦不得有胄音也。乃近賢如王尙書諸人。必欲以僞孔本爲真古文。遂不顧許君自敘。僞書孔氏古文之言。及漢書儒林傳。史遷多古文說之語。輒以爲說文史記。皆用今文。信口說而疑傳記。是余之所不敢知者也。

裴氏集解。孔安國曰。下有脫文。釋胄聲相近。乃裴氏之言。義尙可通。若王尙書謂育胄聲相近。則必不可通。余直斷之曰。育之爲胄。乃王肅所竄改。古文今文。皆不如是。

沿于江海

禹貢沿于江海。釋文云。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濤案。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均。與馬本同。可見古文作均不作沿。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是鄭本亦作均。康成破讀爲沿。以順水行訓之。陸氏所見鄭注尙書本。沿誤爲松。元朗知爲誤字。故曰松當爲沿。此四字乃陸氏語。非鄭注語也。僞孔依鄭讀改均爲沿。雖於義無礙。而非古文真面目。幸有史漢及馬本可證。乃近賢如孫觀察星衍輩。轉以此疑作均爲今文者。何其信僞孔如此之甚耶。而馬季長又豈傳今文者耶。

周公奔楚

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史記魯世家。亦有周公奔楚之語。此卽班孟堅所謂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也。尙得謂史記用今文說耶。魯世家載。成王少時病。周公揃蚤沈河一段。蒙恬列傳亦載之。當必古文尙書金縢之文。而今本無之者。乃僞孔所妄刪也。此猶秦誓之文。載史記周本紀。及尙書大傳。是今古文皆有之。而僞孔乃別造三篇以當之。然則僞孔書所無者。其可信爲經所本無乎。

太保承介圭

說文。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是古本尙書作奉不作承。與下上宗奉同。玠一例。今作承者。僞孔所改也。許君僞經于玠字之下。則介亦當作玠。二徐本作介。乃據今本尙書改。而又誤衍稱字。皆非。

爾雅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引詩曰。錫爾玠珪。今毛詩本作介。乃傳寫者省玉旁。據景純所引。是詩本作玠。不作介也。釋文云。介圭音界。介玠同音。恐元朗所見本亦是玠字。以界音釋之作介。乃後人所改耳。

史記用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史記之用古文。孟堅言之鑿然矣。自漢以來。皆無異說。惟史遷每以訓詁字易經文。又兼裴駟司馬貞張守節所據本。每多互異。蓋已爲六朝人所竄亂。然藉此以求古文之真。尚可存十千一。乃近時通人。如臧文學庸王尚書輩。以其文字。每異于今所傳僞古文尚書。輒謂史遷所用皆今文。是顯與班氏違異。而尚爲僞孔所惑也。余不敢從。

史記五帝紀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卽謂尚書。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亦謂古文尚書。小司馬于紀贊。則以爲帝德帝系等書。于自序。則以爲左傳國語等書。皆非。

摯而有別

周南關雎傳云。雉鳩。王雉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濤案。鄭箋釋傳摯字之義甚確。蓋情意諄至者。易于無別。故以摯而有別爲可稱。此猶孔子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樂者易淫。哀者易傷。故耳。戴吉士震毛鄭詩攷正曰。古字慈通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

其證春秋傳。鄒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雖鳩氏司馬也。說曰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不知鷺摯字固可通。而毛傳之摯則當釋爲至。不當讀爲鷺。淮南泰族訓云。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者。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不乖居。卽情意至之義。詩人興淑女。又何取乎猛鷺。毛公但云有別可矣。何必曰鷺而有別乎。戴氏之說。知不然矣。

又案戴氏所引春秋傳說。卽今杜注。元凱蓋誤解毛傳摯字之義。景純注爾雅王雎。亦云鵒類。今江東呼之爲鵒。其引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蓋亦讀摯爲鷺。不知鵒鵒鷹屬。與鳩不同類。郭注又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蓋卽魚鷹之類。而非鵒鵒矣。

葛藟縈之

樛木。葛藟縈之。釋文曰。本作縈。云本又作縈。烏營反。濤案。說文無縈字。艸部引詩。葛藟縈之。蓋毛詩字本作縈。或作縈。縈又縈字之壞。篆文木耳。正義本作縈。字可通假。作縈則不成字矣。

壞如巾

于嗟

詩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輿。凡言于嗟。皆長言不足咏嘆之語。猶後世節歌曳尾之聲。故皆無韻。錢少詹大昕謂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與韻雖強爲之說。猶尙可通。至謂于嗟麟兮。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爲韻。則必不可通。試問自古迄今。有此等用韻之法乎。少詹又謂

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邶風。有漙濟盈。有鶯雉鳴。盈與鳴韻。漙與鶯亦韻。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此皆偶然暗合。遂附會及之。求之于他篇。卽不可通。皆千慮之一失也。

彼爾維何

何彼穠矣。彼爾維何。說文艸部。引作爾。傳曰。華盛貌。說文。亦曰爾。華盛。許君正用毛義。則毛詩本作爾。後人傳寫脫艸字耳。錢州判拈曰。鄭箋與傳義異。當是毛作爾。鄭作爾。濤案。箋云。此言彼爾者。正義釋言曰。言彼爾然而盛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則鄭正中毛義。未嘗改字。錢說非也。

膠膠當作嚶嚶

鄭風。雞鳴膠膠。廣韻五肴。引作嚶嚶。玉篇。嚶。又古包切。雞鳴也。則古本皆作嚶。不作膠。王伯厚詩攷。不云廣韻作雞鳴嚶嚶。則宋時本尙不誤也。釋文膠膠音交。亦當作嚶嚶音交。

零露漙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曰。漙漙然盛多也。釋文曰。漙兮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盛多也。濤案。匡謬正俗曰。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漙字。讀爲團圓之團。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竟反。此字本作霽。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兌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

可依本非圍音矣。

以上皆顏說。

據此則師古所見毛詩本或作專，或作溥，初無竟作圍字者。與元朗所見本不同。又正義曰：由天有隕落之露，溥溥然霑潤之兮，似沖遠所見毛詩本，亦不作盛多之貌。下零露漙漙，傳曰：漙漙盛貌，則此處盛多二字，疑霑潤之誤。蓋元朗據俗本以改毛傳耳。詩既與婉爲韻，徒端之音，亦不可從。

鄭詩言婦人

禮記樂記正義，初學記樂部，引五經異義云：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記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此朱子集註所本。與詩序不同。許君說文，稱詩毛氏，而異義兼采三家，此蓋亦三家詩說。又禮記正義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不知十九云者，乃謂十之九，非指定十九篇數也。況異義之說，不必與詩序同乎？

常棣當作棠棣

履齋示兒編曰：常棣，常字，諸家竝無音，合如字讀。采薇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濤案：孫說誤也。漢書杜鄴傳：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由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晉書索靖傳：棠棣融融，載其華。呂纂載記：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宋書彭城王義康傳：陛下推恩睦親，以降棠棣。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注引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御覽五百一十四宗親部，五百三十九禮儀部，兩引詩序，皆作棠棣。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御覽七百十一服